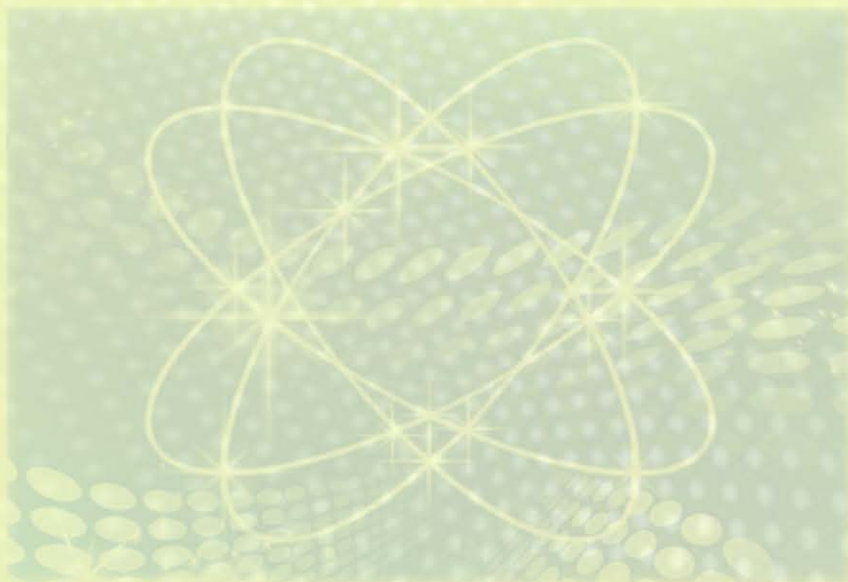


# 敦煌壁画复原精选

欧阳琳 史苇湘 史敦宇 金洵璿 绘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壁画复原精选 / 欧阳琳等绘.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490-0012-8

I. ①敦… II. ①欧… III. ①敦煌石窟—壁画—图集  
IV. ① K879. 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2137号

## 敦煌壁画复原精选

欧阳琳 史苇湘 史敦宇 金洵璿 绘

---

责任编辑: 车满宝

责任校对: 郇军涛

---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邮 编: 730030

营 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0931) 8454870

---

排 版: 兰州新华印刷厂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地 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115号

邮 编: 730050

---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16

字 数: 120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012-8

---

定 价: 120.00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沧桑莫高窟 敦煌一家人

金长明（甘肃省轻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在我国古文献中，对“敦煌”二字的解释是：“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即大盛之意，古人以“盛大辉煌”为这片茫茫大漠中的绿洲命名。在敦煌市郊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坐落着从公元366年开始兴造的有“东方卢浮宫”之称的中国第一大石窟——莫高窟！经历千年岁月洗刷的莫高窟，曾随着丝绸之路淡出世人眼界，却自上世纪初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始，重新成为了世界文化艺术舞台上的聚焦点！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专家、学者前仆后继，来此地考察研究。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神秘的莫高窟首先吸引了一批以美术专业为主的知识分子在山沟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默默守护着这块佛教净土。他们的人生历程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过程。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主要叙述我岳父、岳母一家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及其学术经历。在我和他们的女儿史敦宇结婚后的30多年里，我从岳父史苇湘、岳母欧阳琳断断续续的聊天中得知了他们的过去。岳母说她是1947年9月15日来到敦煌莫高窟的，岳父史苇湘是她同年入学的同学，上大二时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赴中印边境守护雷多公路（抗战）一年。因此，岳父是1948年9月才来敦煌莫高窟的。

## 一、天府学子追梦敦煌

岳父岳母对敦煌莫高窟的了解始于张大千在四川举办敦煌壁画展。当时岳父作为在校学生，被学校抽派给张大千作助手，岳母也常出现在画展现场。画展期间，岳父岳母在跟随张大千学习绘画技法的同时，对敦煌壁画和莫高窟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来，他们的老师沈福文先生也建议搞艺术的人应该去敦煌学习发展。当时，他们已经知道莫高窟有个大画家常书鸿任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莫高窟是在一个大山沟里，而且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从成都到敦煌有两千多公里，交通很不顺畅。去与不去在他们的脑海里激烈斗争着，最终，岳母还是带着好奇和一种朦胧的憧憬决定去遥远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岳母家在成都郊区的彭县，同去敦煌的应届四川籍同学有孙儒倜（男）、黄文馥和薛德嘉等。谁能料到，岳母欧阳琳这一时冲动的决定，竟成为她人生的巨大转折。怀着对敦煌艺术的无限向往，岳母迈出了她60年敦煌艺术人生的第一步，并在大漠深处的莫高窟建立了艺术家庭，开始了漫长、曲折的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

岳母一行共有男女同学4人，他们买了四川邮政总局的邮政车票，于1947年8月12日从成都出发，沿川陕公路，经四川的新都、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广元等地，在陕西境内经褒城、宁强到双石铺。双石铺是个小镇，据说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街亭。下车后他们住了一个小旅店，第二天早上搭上了由双石铺经两当、徽县到天水的车，沿途道路崎岖，坎坷难行。到天水后，他们没有赶上去兰州的车，下一趟班车得等三四天时间。好不容易等了4天，终于买到了去兰州的车票。早上从天水出发，一路翻山越岭，终于在晚上到了兰州。岳母现在只记得晚上住在邻近省政府一条街上的惠东旅社。到了兰州，他们暂时松了一口气，从成都到兰州的艰难路程终于完成

百年来与敦煌石窟相伴，与洞窟中的众神相伴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历尽磨难，殒而不惜，奉献终生，无怨无悔。生命与敦煌合一的常书鸿先生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但如果说真的有一次来到这世界，我还是“常书鸿”。史苇湘先生说：也许正是那生和死相见的狂热，就注定了未来漫长岁月中的傲然不舍……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与“一往情深”造成了这40多年我与敦煌石窟的跌宕难休。

范明先生说：（莫高窟人）于真万确是“打不走的人”；敦煌像一块磁石，吸引着钢铁般的人们。

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是——

# 敦煌“守护神”

## 此生没有遗憾

采访段文杰先生时，总爱请他评价一下敦煌保护和学术研究的成就。段先生自信地说四个字：没有遗憾。“洞窟”有了门，“景区”修了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后评定：莫高窟是世界上野外文物中保护最好的。一大批相关人才成长了起来。

敦煌学最早是由外国人开始研究的，国内敦煌学刚起步时，也借鉴了外国的一些研究。“我们刚开始研究时，法国人已经出了两册书，日本人出了两本。段先生两手比划着说。当年日本学者藤枝晃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以段先生为首的国内敦煌学者于是发愤要摘掉‘落后’的帽子，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取得丰硕成果。又是这个藤枝晃，亲自找到段先生说，‘敦煌在中国，研究首先也在中国’。敦煌学终于荣归故里。

早在1946年，受敦煌艺术的感召，段先生就到了敦煌，多年来，从事研究工作和担任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了敦煌研究所所长和敦煌研究院院长之职。

段先生做敦煌艺术“第一人”眼福，万事顺心。他潜心于4.5万平方的壁画，临摹出了近400幅作品。采访时他只要扫一眼作品其中



常书鸿



段文杰



史苇湘

还想起了在莫高窟出生的研究所的第一批孩子：史敦宇（史苇湘的女儿）、霍秀丽（霍熙尧的女儿）、孙毅华（孙毅刚的儿子）。范明回忆道：史敦宇是段先生6个小孩中的幺儿到敦煌县生活的。这些孩子长大后，就由段文杰的夫人刘芳来给他们上课。刘芳是从四川来的，就是教师。孩子有了上学年龄，就寄托在敦煌县城人家，在县城读书。

在莫高窟正对的三危山脚下，有一片荒凉的墓地，这里长眠着16位在敦煌生活工作过的人。范明老人可以一一道出生平，回忆起了许多细节。“李仁章，当过敦煌县县长嘛。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仁章当时正在那里临摹，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跑出来，不小心从高架上摔下来了。要占他以前是敦煌县县委书记，张大千来时就在这。他手特别巧，有关填补洞窟的一些事他都能出点子。刘佩是范明干姐，配合段院长工作，不图名，不图利。大家都很怀念他……”

范明老人是另一种类型的敦煌人。他踏踏实实做着一批“小事”，同时目睹着一批批来去的敦煌人，目睹着敦煌莫高窟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

**我为敦煌放哨**

黄金老人是地道的敦煌人。敦煌解放后，作为警卫人员，就一直守在莫高窟。由于工作性质

敦煌研究院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三学者同时被报道

了。接下来，从兰州到敦煌还有一千多公里。从兰州向西到敦煌，他们仍然选择乘坐邮政车。为了等候去敦煌方向的班车，他们在兰州滞留了10天。从兰州出发时，车上除他们四位同学之外，同行还有三位国民党军人，因为汽车是崭新的小道奇，车速也较快，刚过永登县不久，就到了乌鞘岭。下午4时左右他们到达了武威。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旅店，只好夜宿邮车中。第二天早晨离开了武威县城，行驶了几小时后，看到了断断续续的土墙，同车的人告诉他们，这些土墙就是残留的长城。中午他们才到山丹县城，晚上终于到了张掖并又住了在车上。第二天一早，车从张掖出发，路过的第一个县叫临泽县，接下来就是高台县了。离开高台县城后，基本上是荒凉的戈壁，很晚才到达酒泉县城。第二天离开酒泉后，前面不远就是万里长城的终点，也可以说是去敦煌的起点。在公路右面，他们看见了雄伟的嘉峪关城楼。车子一直在戈壁公路上行驶，耳边风呼呼作响，周围的安静和空旷让人心里发慌。中午过后，车终于到了玉门县，在这里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前行。公路在广阔无垠的戈壁滩上向前延伸，晚上，他们到了安西县城，同时也告别了邮政车，（因邮政车是去新疆的）。之后，他们费了很多周折，终于联系到去敦煌的一辆拉羊毛的大卡车。从安西县城出发后，他们特别兴奋，因为敦煌近在咫尺。眼前的公路上全是流沙，曲曲弯弯，向前延伸，汽车吃力而缓慢地前行。大约中午他们到了一个车马小店，叫“甜水井”。休息片刻继承西行，不久，他们便看到了大片的树木和村庄，说明已经到了敦煌县境内。过了一会，他们看见了一段高大城墙，车子终于进了敦煌县城东大门。到县城后，他们找到了敦煌县银行的联络地点，晚上就住在敦煌的银行。第二天早饭后，因研究所常书鸿先生安排接他们的车子估计中午才能到，他们四位同学便结伴而行，好奇地参观着敦煌县城的街道和商铺。他们在街上溜达了一圈后，发现银行门前有几头驴子，问明情况后才知道，驴子是为他们驮行李用的，人有汽车来接。中午过后，银行门口来了一辆军用小吉普，他们乘坐小吉普车奔向了莫高窟。去莫高窟的沙石路面不太好，行驶一段路程后，车子进了一个大山沟，接下来终于看到了山崖上密密麻麻的小洞，穿过小树林后，车子停在一个小庙的门口，门上的匾额写有“雷音禅林”四字，旁边还挂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牌子。经过33天的旅途颠簸，行程2000多公里，总算到了他们的目的地——敦煌莫高窟。出门迎接他们的有范文藻、段文杰等人，一行人把他们带到了办公室见了常书鸿先生，算是向领导正式报到，寒暄之后便安排了他们的住处。宿舍不大，约有十平方米，门窗比较简陋，不过窗户上是新糊的白纸。窗下有

一个土桌子，靠后墙的主要位置有一个土炕，后墙的正中开着一个小通风窗，后墙另一侧墙上有一个壁橱，地面也是土的。1947年9月15日，从这一天起，他们就正式定居在敦煌莫高窟了。岳父史苇湘是1948年8月单身从绵阳出发，完全沿着岳母欧阳琳行走的路线，于9月中旬到达了敦煌。从此，岳父史苇湘和岳母欧阳琳就在这个神圣的山沟里，喝着宕泉河带点苦咸味的水，与前几年来到莫高窟的艺术家们一起，开始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敦煌人生。

## 二、岁月坎坷生活艰辛

岳父史苇湘在敦煌莫高窟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是：从大学毕业后到莫高窟从事壁画临摹及敦煌学研究；1957年被带上右派的帽子；1969年，被下放劳动3年半（放羊）；1973年，因业务需要调回研究所；1978年“文革”结束后逐步落实政策；1982年晋升研究员；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当选过几届省人大代表等。岳父一生临摹敦煌壁画300多幅，出版各类画册、专著资料辑录等10余种，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敦煌历史年表》《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等成为敦煌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后来，学术界说他是著名敦煌学者，敦煌研究院的文章和媒体报道说他是“活资料、活字典、一代尊师、学界楷模”等。

关于1957年岳父史苇湘被带上右派帽子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岳父在世时我曾问过多次，每次他都不愿多讲，总是摇摇头说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近两年，我就这一问题问及岳母欧阳琳，她回答说，岳父当年在所里开会时爱在会上提建议，开“大鸣大放”会爱发言的有毕柯、史苇湘、孙儒侗、段文杰等，然后她说，右派的事别再提了，当事人多数都去世了。后来从敦煌市副市长王渊



史苇湘上世纪60年代作画时的照片

著《敦煌轶事》一书中得知，岳父在一次“帮助党整风座谈会”会上，对研究所个别领导独断专行的作风和社会上好大喜功的浮夸风发言说，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要让自己离开地球使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是不可能的，研究所的工作计划是“枷锁”，学术环境似“军营”……岳父史苇湘、毕柯等人的发言内容让当时的领导们很生气，再加上1943年参加国民党政府的“青年远征军”赴中印边境参加抗战的“历史问

题”，岳父史苇湘被带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对岳父史苇湘、岳母欧阳琳的了解，应该从我认识他们的女儿史敦宇开始。我和史敦宇曾在中学同学一年。记得第一次去史敦宇家是1969年7月，当时我住在莫高窟东南方3里外的山沟里，给生产队炸修水渠用的石头。晚上寂寞无聊，就想起史敦宇家在莫高窟，想到她家找几本书看。去后，恰好史敦宇也在家，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史敦宇的父母，他们的穿戴像农民，说话像念书人，对我和和气。从谈话中了解到，史敦宇的父亲除在单位内部被批斗外，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据说她母亲不太反动，所以参加轻体力劳动喂猪。史敦宇在莫高窟的家是上世纪50年代单位修的几排小平房中的一套，每套房子是两个房间后面带一小伙房，总面积大约40平米。每个房



史敦宇中学教师照

间内摆两张床，床边是书架，基本是美术类、历史类、哲学类、敦煌学类等书籍，每张床上的枕头边、小板凳上都有翻开的书，房间内的两张书桌上有她父母各自一套马、列、毛著作和用来写心得体会的笔记本。在外间房一角，整齐堆放着种类齐全的劳动工具，尽管和书架上的书不太协调，但也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我从一个用报纸遮盖的小书架里找了三本苏联小说《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普希金诗选》。史敦字的父亲看



2009年，史敦字参加中、日、韩国际学术交流会

了我老半天，最后说，你还是多看些毛主席的书，看这些书容易惹麻烦，书看完了一定还我，说完就到另一房间去了。两个月后我去史敦字家还书，看到他们正在认真地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和“罪行”交代材料，我不便打扰，放下书后赶快离开。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游玩莫高窟，下午6点多，看到史敦字的母亲从猪圈里出来后，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拣小树枝等柴火，我迎上去问她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她说我得拣点干树枝做饭，还得为冬天生炉子贮备点。在我结婚后我问到岳母“文革”期间喂猪和其他劳动的事，她说那时的劳动就是单纯地改造世界观，没有任何目的和目标，也不谈收益，譬如组织他们割芦苇，莫高窟没地方用，只好把芦苇再扔了；让他们种西瓜，可瓜藤上从来长不出西瓜，反正需要他们毫无目标地用劳动来改造世界观。就说他们喂的猪都两年了，还是又瘦又小，稍不留神跳出猪圈，年轻小伙子也追赶不上。莫高窟这地方的右派多，坏分子多，还有492个洞窟里的“牛鬼蛇神”，“反动”资源特别丰富。为了提高“资源”的反复利用，我岳父等“坏人”们还要经常被输送到县城、周边人民公社去游斗。听岳母说，“文革”期间莫高窟的工作人员中“坏人”占了多数，剩下的“好人”又分成两派，当时她和现任院长樊锦诗两人出身都不好，在会上又不爱发言，老是跟不上革命形势，造反派们又嫌弃她出身于资产阶级。无奈之下，她俩只好晃悠悠、磨磨蹭蹭地跟在造反派的屁股后面干革命，被造反派指责她俩是莫高窟的“逍遥派”。这期间，史苇湘几乎每天都忍受着造反派的精神蹂躏和肉体折磨。听史敦字说，有一位敦煌籍工人带领造反派打人和抄家最厉害。在莫高窟，知识分子出身的造反派抄家都很内行，尽可能抄走装订成册的文稿和已分类的资料，其中有一四川籍的造反派一次就抄走一大纸箱敦煌学资料。1978年，我和史敦字去四川也没有要回这部分资料。另一造反派更可恶，从家里抄走的书稿稍加改动后直接换成自己的名字发表。我上中学时就知道，莫高窟的几个造反派是当时全县有名的革命精英、整人高手，他们的心理早已变态，缺失了人性，对当时的右派等坏人的家属子女也不放过。每周星期六下午5点，莫高窟班车要接县城上学



上世纪60年代欧阳琳在莫高窟与作品合影

的中小學生，只要莫高窟那幾個造反精英有一人在班車上，不管春夏秋冬刮風下雨，當時只有 15 歲左右的史敦宇、孫毅華、李宏等黑幫子女們必須下車。這些黑幫子女們只好從縣城出發，通過 20 多公里的戈壁灘步行到莫高窟。一到冬天，天黑得早，戈壁灘的氣溫在零下 20 多度，一幫家長們提着馬燈在戈壁灘上尋找着自己的孩子。後來史敦宇告訴我，她父親於 1969 年 8 月至 1973 年間被下放到敦煌縣黃渠公社戴家墩大隊放羊。同時下放的還有原院長段文杰，他到郭家堡公社放牛。孫儒憫和孫毅華一家人在敦煌最慘，被莫高窟的知名造反派將全家老小押送四川原籍改造。黃渠公社在縣城以北 30 公里外，是一個比較落后的地方。後來聽敦煌的同學講，我岳父牧羊像做學問一樣認真，每天早晨 8 點出門，拿着 1 米長的木棍，手提一個舊帆布提包，包里裝着幾本書、兩瓶水（打吊針的瓶子）和幾個自做的大餅，晚上 6 點準時回家。半年後，周圍牧羊、牛的老頭子都認識了，互相串門時看到他在一間房裡做飯、住宿、看書寫字，太擁擠了，便抽時間給他修了一個套間作為書房。恢復工作後我岳父一直在懷念着這些農民兄弟們。在牧羊期間，岳父一直堅持偷偷寫研究文章，還在調查敦煌境內的文物古蹟。1972 年，他在黃渠公社戴家墩大隊牧羊時發現了 20 多年來一直未找到的漢代“效谷縣城”（又叫土城子）遺址，殘存城牆被用於平田整地。他當即向敦煌縣革委會和省文化廳寫信報告此事，無奈當時多數領導幹部的心思都在升官和整人上，無人理會一個牧羊右派的信件。這一時期的史敦宇，除了自身勞動改造世界觀外，還要定期去縣城北面 30 公里外看父親，去縣城東南 25 公里外的莫高窟看母親。當時的造反派，這哪里是在改造人的世界觀，是把一家人分成三個家，然後再進行精神折磨。那時的知識青年，插隊 2 年左右就可以招工招幹。從 1968 年 7 月至 1973 年 9 月，史敦宇在农村勞動鍛煉了 5 年多。記得 1973 年春节我去了莫高窟，到莫高窟後打聽到史敦宇的家搬到了上寺（莫高窟有上、中、下三個寺院）一間房裡，原來的那套平房被工宣隊搶住了。我去史敦宇家後才知道，她父親剛從农村返回莫高窟。我小時候聽老人們講，人不能住在廟裡，廟裡是神鬼出沒的地方，她家在廟裡的房間四壁有時隱時現的破舊壁畫，在電燈泡的照耀下显得很吓人。晚上 10 點，我上廁所，剛走到寺院中間就聽到對面最大的九層樓上（大佛殿）的數十個小吊鐘，被微風吹得叮當響，外面一片漆黑，我怕極了，只好不文明地就地撒尿。在史敦宇家住了一晚上，使我知道了莫高窟的飲用水又苦又咸，冬天只能到遠距離的河壩裡背冰塊回家化水飲用，岳母由於水土不服，在莫高窟鬧了幾十年肚子。岳父被打成右派後，莫高窟的領導要把他和畢柯交給敦煌縣押送到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人被帶到縣城後，一位姓黃的縣長認為莫高窟總人數少，一次送兩個占了敦煌縣的指標，結果把我岳父從車上拉下來，押回了莫高窟。現在看來，多虧這位黃縣長，否則岳父去了夾邊溝勞改農場就很難活着回來。

我認識史敦宇的時間是 1967 年，她是從四川綿陽轉學到我們班的，莫高窟孫儒憫的女兒孫毅華也在我們班。1968 年 8 月他們畢業離校，其中城市和农村



1969 年，史敦宇為下鄉知青時寫生



1977年史苇湘、欧阳琳、史敦宇、欧阳煌宇、金长明合影

的一些干部子弟直接参军或招工招干，史敦宇下乡去距县城 10 公里外的三危公社劳动锻炼。当时的下乡知识青年也分三六九等，生产队的脏活累活史敦宇少不了。插队劳动期间，史敦宇的业余时间几乎全用在了画画、写生方面，这也是她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养成的习惯。1973 年 8 月，史敦宇考入酒泉师范学校的美术专业上学。1975 年 7 月毕业，一开始被分配到县文化馆画宣传画，后来又被改派到距县城 15 公里的农村中学，因为当时的文教局长说知识分子子女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1977 年 7 月，我和史敦宇结婚，我的工作单位是县城的敦煌中学，婚后史敦宇仍在乡下教书，每周星期六去莫高窟照顾父母。1979 年 6 月，我们有了小孩，史敦宇在乡下带着小孩教书，父母在莫高窟，日子过得很辛苦。史敦宇带着小孩和蔬菜回莫高窟很不方便，在戈壁滩上等班车落空是常有的事，我和史敦宇的工作生活困难已经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无奈，只好向当时的教育局求情解决，但该局长是有名的左派局长，对于右派子女的困难不予理睬。直至 1980 年，文教局对我们的夫妻分居问题仍不予解决。1981 年，我将两岁的儿子金海璠寄养在县城附近的农民家中，以减轻史敦宇的负担。这些年来，对于史敦宇而言，最大的痛苦是连续几年画不了敦煌壁画。到了 1982 年，县上新来了一位管文教的副书记，我向他汇报了我们的生活困难，以及文教局长对史敦宇的歧视。这位副书记听完后很气愤，说他再了解一下情况，同时让我与西北师大美术系联系。后来，史敦宇被保送至西北师大美术系学习 2 年。1984 年，在西北师大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敦煌中学，从此，我们结束了漫长的分居生活。记得一位哲人说过：“对艺术家而言，任何一段人生的经历都是财富”，对史敦宇来说，20 岁以前“特殊年代”给她的这份“财富”，对她儿时心灵的伤害太大了，使她至今一看到特殊年代的影像资料就容易激动。当然，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日子还得天天过。

### 三、“落实政策”勤奋工作

1978 年，政府给我岳父第一次落实政策，史敦宇家由寺院搬回被工宣队抢占的原住平房，平房门前又分了一块约 20 多平方米的自留地，自己种了茄子、辣椒、西红柿、葵花等。1982 年第二次落实政策，我们由原来的小平房搬迁到新建的二层楼房，岳父家住二楼的一套。这一段时间，我岳父出国讲学较多。记得 1981 年他和段文杰第一次去日本，两位老先生在北京对穿西装、皮鞋满身不自在，一星期后才适应。从日本回来后，他们带回许多照片，其中有他们用餐时日本女艺伎奏乐助兴的照片，受到了岳母的严厉批评，说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看来你和段文杰需要继续改造世界观。后来去英国、法国、印度等讲学，由于出国次数多了，岳母也懒得再管。1985 年，我和岳父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岳父从右派、择帽右派发展到革命群众，又一直进步到共产党员，经过 20 多年磨难，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岳父又当了几届省人大代表。1986 年第三次换住



房，我们搬迁到敦煌研究院新区。第一排小二楼有四套房，史敦宇家和段文杰先生住二楼，樊锦诗先生和刘书记住一楼，这一时期，他们三室一厅的住房宽敞多了，但岳父、岳母则完全成了工作狂，早晨6点不到起床，工作到7点半，然后早餐一般是馒头泡牛奶，下楼后做广播操，8点准时上班，晚上大约9点就开始睡觉。敦煌研究院的老人们差不多都是这个习惯，早睡早起拼命工作，他们是上个世纪莫高窟一群忠实的守护神。1992年，敦煌研究院的老人们搬迁到了兰州，又给他们分配了新房。2000年岳父去世后，又给岳母落实住房政策，在现住房基础上再补一小套住房，留给我的印象是每次落实政策就是增加住房面积。回顾他们这一生，前半生生存的条件下不太具备，是“营养不良”，中后期又太累太忙，晚年的优惠政策多，但人老了，享受不了，有点“营养过剩”。



1980年春节史苇湘与孙子金淘璋合影

#### 四、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1992年8月，岳父史苇湘得了一场几乎要命的大病，敦煌研究院领导电话通知我并转达我岳母的意见，让史敦宇和妹妹速回敦煌，我留兰州收拾新分的住房。后来听岳母说，岳父初诊断为胰腺坏死，打开腹腔后发现是部分肠子坏死，经过敦煌医院的全力救治，奇迹般活过来了。在救治过程中，敦煌研究院的领导们昼夜值班，敦煌市的领导和同事们常来探望。病况稳定后，敦煌研究院领导决定转院兰州治疗。记得是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在装修房子，猛一抬头看见两位我不熟悉的年轻人，以及被架着走进门的岳父。我急忙询问情况，他说放心不来看看我们的住房是啥样，接着让我收拾完房子后赶快回敦煌，帮助整理东西装车，尤其要把他的书包装好，亲自押运来兰州。岳父到各房间转了一圈，然后被搀扶着下楼，去了甘肃省人民医院。



上世纪80年代史苇湘和段文杰合影

过了20天左右，岳父终于康复出院了。历经坎坷45年的两位四川老人，总

算在兰州和我们大团圆了。岳父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于1993年也办理了退休手续。来兰州后，岳父和岳母过着非常平静而有规律的日子。岳父除了每天看书和写作外，还订阅了“甘肃日报”、“光明日报”及“参考消息”三份机关干部看的报纸，以了解天下大事。岳母则是每天都在整理画稿和临摹敦煌壁画，逢年过节都在画画，似乎比以前更投入了。她不希望工作无关的人员打扰自己，每当有新闻媒体采访时，一般都是岳母出面婉言谢绝。夏季天热，研究院的老人们偶尔也在室外聊天，我见到他们的身体状况都不错，与兰州的高校及科研单位相比，他们算是长寿老人。这一批敦煌老人多数是迈着艰难步伐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然而，他们正在被人们淡忘，那些不失时机记录历史的人们倒是受益匪浅。在兰州的家平时主要是史敦宇和她妹妹回去，我偶尔也去，遇到老爷子休息时，主要聊一些近期兰州发生的事和一些小道消息。儿子金洵璠也常到爷爷奶奶那里去，他喜欢看爷爷画的油画，也拿些自己的美术习作让爷爷奶奶看。



1998年史苇湘、欧阳琳晚年照

平静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99年，这一年，家中发生了三件大事，两忧一喜。忧的是岳父患脑梗塞住院，生命垂危，岳母的股骨头断裂住院；喜的是儿子金洵璠考入西安美院，与外公的专业一样，都学油画。1999年开春，岳父的身体状况日渐下降。到了4月份，史敦宇编了一本《敦煌舞乐线描集》，让岳父写序，这样的小事在平时用不了两天就成文了，可他却用了一个礼拜才完成题为《天上人间、载歌载舞》的序言，这也是老人家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实际上这一时期岳父的“脑梗塞”已病入膏肓，5月中旬病发住进了兰医二院，从此在医院度过了漫长的3个月。住院期间，75岁的岳母、史敦宇和妹妹，白天她们值班到晚7点，我从晚7点再值班到早7点，共抢救了一个星期。这7天里下了3次病危通知，但性格坚毅的岳母带领我们在和病魔顽强地抗争着。岳父的身上插有三根管子（胃管、导尿管、吊针管），晚上我一个人值班给岳父翻身很困难，同室病友的亲属们都会主动来帮忙。研究院的领导樊锦诗、李最雄等也从敦煌赶到病房探视。经过7天的全力抢救，人是救活了，命保住了，但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从此失语了，右半身麻木了。接下来，岳母对我们的任务分工是我值夜班，她和史敦宇及妹妹值白天，由于史敦宇请假时间长，敦煌研究院也给了适当的工资补助，我经常在兰医二院值夜班，我



段文杰为史敦宇题写书名

的单位也给予理解和照顾。在治疗了 20 天后，老爷子麻木的右半身开始恢复知觉了，进食量也趋于正常，但就是不能讲话。这期间来医院探视的同事们也很多，都说病情好转快，熟人们开玩笑说莫高窟人终生在佛爷菩萨们身边办差，老爷子也“一心供养”侍奉了神灵们 50 多年，应该逢凶化吉，遇事呈祥。漫长难熬的 3 个月医院生活，使 75 岁的岳母身心疲惫，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史敦字和她妹妹的身体也瘦了一圈，我的高血压病也在加重。性格坚毅、面容憔悴的岳母在作着最后的努力，将老爷子又转移到了甘肃省中医院，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康复治疗。这一阶段，我恢复了单位的正常工作，岳母昼夜守护在省中医院，史敦字和妹妹轮流陪岳母值夜班，我隔三天去中医院一趟，发现岳父能扶着康复器械走路、甩腿和胳膊，遇到熟人还能点头示意，证明他恢复很快。20 多天后，岳父出院了，我们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金长明在整理编撰书稿

出院后，为了外出锻炼方便，岳父和岳母住在了史敦字妹妹家（民航大院一楼两居室）的寓所，我和史敦字及她妹妹也回到各自的单位上班了，只有岳母搀扶着老爷子锻炼走路。这一时期的岳父已能在平坦的大道上行走一段路程了，我们祈祷着更大的奇迹出现。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灾难就这样又一次光顾了我们这个家。在民航大院的林荫小道上，岳父摔倒了，将岳母重重地压在了身下。75 岁的岳母痛苦地呻吟着，向大地苍天呼唤和拼命挣扎着，最后还是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后来的透视片显示，岳母的股骨头完全断裂，她就这样倒下了。听说省中医院



87 岁的欧阳琳正在作画

骨科不错，岳母又住进了省中医院。岳父又从民航大院搬迁到我的寓所。经过全面的检查和拍片，岳母被诊断为右腿股骨头完全断裂，医院要求尽快做手术。记得是 1999 年 9 月 10 日做的手术，敦煌研究院的李宏和李国华夫妇也赶到了医院，我们 5 人在手术室外等候着，直到中午 1 点多，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大夫说手术很顺利。在病房里大约过了 30 分钟，岳母苏醒了，接下来就是麻药过后剧烈难忍的疼痛，加上不锈钢代替断骨关节后的排异反

应。第二天，樊锦诗院长等领导来病房探视，询问了病情。那几个月内四川老家的人经常打来电话，家里总是没人接，最后知情人告诉四川绵阳的亲人，这家两位老人住院好几个月了。不明真相的四川老家人全都震惊了，第二天姑姑史维淑、三叔史维廉、四叔史维亨、五叔史维敏乘车来兰州探视。来到医院病房后，首先是姑姑冲到病床前与岳母抱头痛哭，三位叔叔的眼睛也湿润了，他们用那种极度深情、深切、无奈的目光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短的问候和寒暄后，病房里又静了下来，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的大哥、大嫂从解放前就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幸亏常书鸿、段文杰们先到几年，为后来者营造了作为“人”能够生存的基本条件。为了使莫高窟的祖国瑰宝不再被遗失和破坏，他们就这样住了下来，可这一住就是近 50 年啊，平平静静地工作生活也就罢了，可从 1957 年的“反右”到“文革”结束，长达 21 年历尽坎坷的生活，怨谁呢？谁让你们选择了一般人都不愿意的工作。“文革”结束后，两位老人又拼命工作一直到退休，刚过了几年舒坦日子，两人又倒在了病床上，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怎能让家人不寒心……离开了医院回到我家，再探视他们的老大哥，兄弟姊妹见面自然是格外激动。因老岳父失语，他们老兄弟姐妹们也只



87 岁的欧阳琳给敦煌研究院课题研究人员讲解疑难问题

能意会，不能言传。吃晚饭时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沉重，谁都心里清楚，这可能是“最后的晚餐”。我向姑姑叔叔们介绍了岳父和岳母退休后的工作和生活，也介绍了各自的病况，他们都不插话，他们仍在思索……。

岳母出院后，住在了史敦宇妹妹的寓所休养康复。她每天用双拐支撑着锻炼走路，半糊涂状的老岳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晚年为什么会“分居”，我和史敦宇送老爷子与岳母见面，

想看生离死别后重逢的表现，结果岳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面部表情平静（估计岳父的大脑时好时坏）。史敦宇妹妹准备了午饭，结果吃得并不轻松。在这期间，敦煌研究院马德博士和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等友人来家看望了老爷子，樊锦诗院长及其他领导也来我家探视。岳父只能靠手势和哇哇的叫声，流着眼泪与樊院长“交流”，樊院长也不断安慰老爷子，并向我们说她北大毕业刚来莫高窟，是老爷子带她参观并讲解洞窟，老爷子是她从事敦煌学的引路人。大约在 10 月下旬，岳父和岳母回到了敦煌研究院寓所，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自两位老人团聚后到 12 月底的两个多月里，岳父继续吃药和针灸，但他的病情仍不见明显好转，全家人都很着急。岳母除吃药外，可以单拐行走了，生活也能自理。半年多来岳母经历的坎坷与艰辛，是靠她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来完成的，试想一般的健康人又能支撑多久呢？岳母和岳父就这样互相搀扶着，迈着一瘸一跛的步伐，来到了 21 世纪。

2000 年元旦过后，岳父的病况不太好，整天萎靡不振，面部表情僵硬呆滞，而岳母除右腿不好使外，喜怒哀乐全在脸上，与人对话思维清晰，口齿伶俐。这样的现状大约维持了一个星期，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这个家。记得是 2000 年元月 8 日晚上 8 点左右，史敦宇去看老爷子是否入睡，结果发现老爷子似睡非睡，浑身颤抖，叫他也不答应，史敦宇急忙对着人中穴扎了一针，才叫醒他。我们当即将岳父送到了兰医二院急救中心。医生们作了“CT”拍片，并郑重地通知我们，



史敦宇作画

半年前“疏通”的脑梗塞病复发了，而且梗塞面积比以前更大了，已经基本恢复功能的右胳膊、手、腿脚又麻木了，不能动了。我和史敦宇及她妹妹三人相对无言，此时已是凌晨2点钟了，我才想起孤身在家的岳母，估计也是欲哭无泪，彻夜难眠。第二天上午，岳父转入了住院部，并下了病危通知书，岳母也来到了医院，我们都用乞求的目光注视着医生们的会诊和治疗。两天过去了，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有恶化迹象。岳父躺在床上毫无反抗地接受着任何手段

的治疗。到了第四天晚上，岳父的呼吸更加不畅，医生说当晚必须切开气管，否则后果自负。大约夜间12点我们三人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切开气管手术是在病房里进行的，我们三人在病房门口守候。听到医疗器械的碰撞声，我终于大着胆子进了病房，远距离看见三位医生在忙碌着，我无法面对白天天使们的手术刀在亲人的气管上划出一道血口，便退出了病房。大约凌晨2点钟白炽灯灭了，医生们出来了，我们进去了。此时的老岳父继续昏迷着，只不过在脖子上多了一个不知叫什么的“装置”，呼吸就在那里进行。天快亮时老爷子醒了，呼吸稍好一点，但身体更弱了，接下来医生又在气管处安装了呼吸机。第二天，省电视台的记者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医院要采访老爷子，我出来向他们介绍了病情，记者们只好对着窗户拍录了一些镜头。接下来医生通知我们，人已经不行了，提前准备后事。值得一提的是，岳父住院期间，兰大二院的大夫们也尽力了，尤其是汪玉良大夫有几个晚上陪伴我们，协调其他科室医生会诊，这种高尚的医德让我们病人家属非常感动。第二天早晨，敦煌研究院的主要领导和在兰的同事们都来了，岳父一直紧闭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岳母撕心裂肺地呼唤着岳父的名字，扶着拐杖扑到了病床前。我难以用言语描述这生离死别的场面，病房门里门外都是他的同事们，好多人都哭了，这是最后的诀别。2000年1月16日下午4点多，我的岳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敦煌研究院在单位设置了灵堂，在兰领导和同事们又忙碌起追悼会的事了。第三天在兰州华林山开了追悼会，李最雄副院长致了悼词，岳母领着我们一家人向老爷子作了最后的告别。

人生之事，泰山鸿毛，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这一辈子，活着对得起自己一生的追求，对得起别人，再向社会多做些回报和贡献，足矣。岳父这一生活着的时候，太多的委屈没机会诉说，当有机会说话了，案头研究史料太多，又没闲时间去说。岳父去世20天后，家里又逐渐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岳母的右腿仍没好利索，每天都要锻炼走路，从精神上看，岳母逐渐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挺过来了。

## 五、著书立说老有作为

从2000年4月开始，岳母欧阳琳又继续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工作。除一日三餐外，其余时间都



87岁的欧阳琳和史敦字共同作画



常沙娜给史敦字金洵璋讲绘画技法

是有规律地绘画，同时还要抽时间点评和探讨史敦字复原临摹敦煌画中的技法。

2003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史敦字经常跑出版社，说是岳母搁下了画笔，集中半年时间伏

案成书一本，在与敦煌研究院马德博士商议后，将书名定为《感悟敦煌》，预计2004年5月前与读者见面。结果事与愿违，敦煌佛教艺术中出现的语言文字，特别是不常见的怪僻字，让打字员难以解读辨认，出版社交付的“样书”，几乎每页都有打字错误。无奈，82岁的岳母又重复修改打字员的错误。2004年9月，岳母又完成了约25万字的《敦煌壁画解读》一书，内容涉及研究性临摹敦煌壁画、绘画技法等。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自身右腿还未全愈，在一年多的时间，



欧阳琳、史敦字

独立完成两部敦煌学专著，我被这种精神震撼了，我想这种精神不仅仅是没完没了的敦煌情结，还应该有更深层面上的内涵。我再也坐不住了，给岳母欧阳琳当起了秘书，帮助她整理、校正、打印准备成书的文稿，自己也到神奇又神圣的敦煌艺术殿堂里转悠了一圈。



欧阳琳与油画专业的孙子金洵璋

2005年后的日子似乎更加平静，岳母又编撰完成了第三本书稿《敦煌图案解析》。史敦字的任务还是跑甘肃文化出版社校正书稿，回家后她也在抓紧时间清理自己30年来的画稿，筛选出有舞蹈、乐器方面的壁画，核对每幅画的洞窟号、朝代、内容、名称等，在前些年整理的基础上，开始编辑《敦煌舞乐线描集》一书，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段文杰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2006年5月，《敦煌壁画解读》《敦煌图案解析》《敦煌舞乐线描集》相继出版发行。尤其是《敦煌舞乐线描集》发行后，目前已有三所高校作为参考教材试用。2006年下半年，敦煌研究院通知我们编撰《史苇湘、欧阳琳敦煌壁画选》，我们一家人又开始了整理和编排目录工作，同时我和史敦字也开始了《敦煌壁画复原精品集》一书的整理编排，出资请专业人员拍照片，然后开始编辑。对我来讲，最难的是为每幅壁画配文字说明。我集中了

家中敦煌学类的工具书，进行对照整理，硬着头皮用了一年时间才完成编撰。之后，我们请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教授题写了书名和序言，又请中央美院金维诺教授审核并写了前言，还请段文杰先生为本书题了字。2009年底，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帮助下，又完成了《敦煌壁画复原精选》和《敦煌舞乐集》。近几年，我们全家人共编撰出版11本敦煌学专著及画册。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体作过多次报道，2006年以来，兰州电视台追踪拍摄，并制作了《两代人的壁画情节》（5集）和《敦煌学者一家人》两部专题片；2010年4月，甘肃卫视播放了《三代人的敦煌飞天梦想》（上下集）专题片。为了传承和弘扬敦煌艺术，我们一家人在忙碌着，近期我已开始整理《史苇湘油画、书法选》和其他画稿。史敦宇则更忙了，她要用很多时间守护87岁的老母，敦煌壁画复原的事仍由史敦宇和儿子金洵璠始终如一地坚持着。



金洵璠与敦煌菩萨油画作品合影

掩卷沉思，每一件事都让人感触颇深，难以收笔。

我想我有必要，也有义务将这一批敦煌学者的背景及著书立说的艰辛过程告诉当代的人们。连续出版



金洵璠在北京创作油画

的11本敦煌学专著及画册，凝聚了上世纪一批不要命的“敦煌老人”的心血和第二代、第三代敦煌人的艰辛和追求。我采用完全纪实的手法去写，目的就是让后来人了解史苇湘和欧阳琳及莫高窟的其他敦煌老人是怎样的一代人，他们的一生在做些什么。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岳父、岳母临摹敦煌壁画、研究敦煌50多年；第二代史敦宇复原敦煌壁画，研究敦煌30多年；第三代儿子金洵璠西安美院毕业后，也在北京用油画的形式画敦煌壁画或敦煌题材的油画。一家人都在画敦煌，我本人也只能选择搞文字整理工作。

我们一家人虽然都不在敦煌居住，但我们的魂，早已留在了敦煌莫高窟，我们永远是沧桑莫高窟的敦煌一家人。

2010年4月26日

# 目 录

1. 菩萨
2. 千佛与飞天
3. 飞天藻井
4. 莲池游泳平棋图案
5. 赴会菩萨 (乘虎)
6. 须摩提女三身
7. 九色鹿
8. 伎乐
9. 千佛
10. 天宫伎乐
11. 天宫伎乐
12. 天宫伎乐
13. 天宫伎乐
14. 莲花忍冬图案
15. 三菩萨
16. 四天王
17. 狩猎图
18. 飞天
19. 观音胸像
20. 三供养菩萨
21. 大佛 (释迦) 头像
22. 飞天
23. 供养菩萨
24. 菩萨胸像
25. 沙弥守戒自杀缘品局部
26. 沙弥守戒自杀缘品局部
27. 山林禅僧图
28. 婆薮仙
29. 狩猎图
30. 莲花龙纹藻井
31. 力士与玄武
32. 飞天
33. 平棋图案
34. 上图福田经变  
下图观音菩萨门品
35. 持花童子
36. 持花童子
37. 持莲花摩尼珠菩萨(黑)
38. 飞天三兔藻井
39. 莲花飞天藻井
40. 莲花忍冬背光图案
41. 双龙莲花藻井
42. 伎乐菩萨
43. 伎乐菩萨



- |                 |              |
|-----------------|--------------|
| 44. 捧花菩萨        | 66. 菩萨头像     |
| 45. 燃灯菩萨        | 67. 牡丹项光     |
| 46. 勒经变中伎乐菩萨    | 68. 法华经变部分   |
| 47. 伎乐菩萨胸像      | 69. 法华经变部分   |
| 48. 供养菩萨        | 70. 斋僧拜塔     |
| 49. 托莲花飞天       | 71. 法华经变中之论经 |
| 50. 菩萨与飞天       | 72. 法华经变局部   |
| 51. 降落飞天        | 73. 准提观音胸像   |
| 52. 爱语得度 (情侣图)  | 74. 二菩萨头像    |
| 53. 三兔藻井        | 75. 莲花圆光图案   |
| 54. 菩萨          | 76. 菩萨与飞天    |
| 55. 释迦竹林说法      | 77. 观无量寿经变局部 |
| 56. 莲花藻井        | 78. 西方净土变    |
| 57. 伎乐飞天 (弹琵琶)  | 79. 西方净土变局部  |
| 58. 伎乐飞天 (吹箫)   | 80. 西方净土变局部  |
| 59. 观音菩萨        | 81. 菩萨头像     |
| 60. 观世音菩萨       | 82. 二持花菩萨    |
| 61. 菩萨胸像        | 83. 观音菩萨头像   |
| 62. 菩萨          | 84. 偶戏图      |
| 63. 菩萨          | 85. 莲花藻井     |
| 64. 持瓶观世音菩萨 (黑) | 86. 舞童莲花藻井   |
| 65. 供养菩萨        | 87. 六臂伎乐天    |